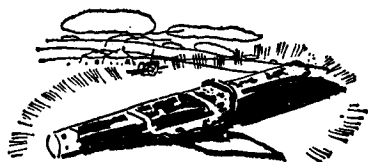


宝刀传奇

钟 瑞 琨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——巴特尔和忽吉勒图一段不平常的历险故事。

乔洛爷爷突然失踪了，一把宝刀神奇地出现了，孩子们的生活顿时变得很不平静。他们发现，宝刀上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，还关系到几十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……

孩子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精神，终于把宝刀的谜解开了。

封面设计：王国栋

插 图：杨 刚

责任编辑：杨 群

宝 刀 传 奇

钟 瑞 琨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72千字

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2,000册 定价0.42元

目 录

真吓人.....	1
又是一件怪事.....	7
受伤的小马驹儿.....	11
旧棚.....	18
老额吉的故事.....	27
刀鞘.....	35
假期作业.....	42
苇塘大火.....	47
柳树岛上.....	54
谁杀害了乔洛爷爷.....	64
一箱财宝的故事.....	72
活捉旱獭子.....	90
陌生的山谷.....	99
落入虎口.....	102

忘了打开枪保险.....	112
中了埋伏.....	122
瑰宝.....	134

真 吓 人

这是在乌珠穆沁草原，一个寒冷寂静的清晨。

一辆满载干芦苇的牛车象一个臃肿的老太婆，在冰雪覆盖的湖面蹒跚地移动着。时而被枯黄的苇丛遮住，时而又显露出来。拉车的是头带黑斑的暗红色犏牛，一对犄角高傲地翘着，鼻子和嘴喷着白气，显得精神头儿十足。

车辕子上坐着十岁的男孩忽吉勒图，他头戴沙狐皮帽子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象熟透的苹果，挂霜的眉毛下忽闪着一对不大却很明亮的眼睛。在摇摇晃晃的牛车上，他捧着一本《动物的故事》，津津有味地读着，不时地呵一呵冻僵的手，甩一下牛头绳，用鞭子轻轻抽打牛屁股。在装得又宽又高的苇子捆顶上，舒舒服服地躺着巴特尔。他全身裹在厚皮袍里，随着牛车的震动，轻轻地摇晃。

朝阳透过晨雾，把毫无热气的光洒在满车苇子上，

洒在赶车小男孩的脸蛋上，洒在犍牛高耸的犄角上。冻雪在车轮下咯吱咯吱地叫唤，冰原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辙印。一切都是和谐而宁静的。

突然，牛车撞上什么东西，剧烈地摇晃着，车的一侧高高翘起来，几乎要翻了。车顶上的孩子从睡梦中惊醒，失去平衡，身不由己地从车上滚下来。这时，饱经沧桑的老牛拉着车若无其事地越过障碍。忽吉勒图把书塞进怀里，从车辕上跳下来，看见巴特尔摔进雪里的狼狈相，咯咯地笑起来。他笑得前仰后合，干脆一屁股坐到雪地上，撒开欢儿地笑。死气沉沉的雪原一下子充满了孩子清朗的笑声，就连沉睡的冰湖似乎都从那厚重的雪被下探出头来。可是老犍牛依然那样庄重、安详，斯斯文文地伸出舌头舔舔鼻孔。它一生见过可笑的事多了，这不值一笑，却可以趁机歇口气儿。

巴特尔睡意惺忪地从雪中爬起来，懵懂地瞧着大笑的忽吉勒图。最后，他受了感染，也咧开嘴露出一丝傻笑。接着摘下狗皮帽子拍打身上的雪，光头上冒着热气儿。他十一岁，比忽吉勒图长得粗壮结实，黝黑的脸蛋上的肉长得满满实实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再配上一双楞虎虎、顽皮的眼睛，让人一看马上会想起一头傻大胆儿的牛犊子。整理一下腰带后，他戴好帽子，探究地看着地上的辙印，愤愤地朝雪中踢了一脚说：“真讨厌！”

冰面上为什么有块大石头？”

雪中，突然露出一只僵硬的手。

“啊——？”巴特尔吃了一惊，两眼恐惧地盯着那只手，倒退了两步，随着视线的缓慢移动，他看清这低矮的雪堆，显出躺在地上的人体的形状。

忽吉勒图的笑声戛然而止，慢慢地站起来。他也看见了那只手，脸上还留着凝结的笑容，眼睛却惊惧地瞪圆了。

“雪下埋着一个人，冻得象石头一样硬……”巴特尔压低声音说，伸手从车上抽下一把苇子，折了几下，变成短短的一束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。他颤巍巍地伸出苇束，想把雪扫开，忽然背后传来忽吉勒图吓人的喊声：“巴特尔，快跑！”话音未落他早跳上了牛车，并向牛身上猛抽一鞭，牛拉着车跑起来。巴特尔一哆嗦，扔了苇束，追上牛车，跳了上去。接着，忽吉勒图挥舞着牛鞭，巴特尔抡圆了拳头，刹那间，金蛇狂舞，雹打雷击。老牛屁股遭了罪，疼得它狂奔起来。牛车雷鸣电闪般滚过去，苇捆儿天女散花似地撒了一道。

没跑多远，老牛张大嘴呼哧呼哧喘起来，舌头伸得老长，几乎拖在地上，嘴里象吃了肥皂一样吐白沫。它越跑越慢，翘起尾巴扑叽扑叽地直拉稀。最后慢跑变成走，怎么打，它也无动于衷。



巴特尔狂跳的心逐渐平静下来，他抓住煞苇子的皮绳，站在车辕上向后看了一会儿，懊悔地说：“根本没事儿！”

忽吉勒图仰面望着巴特尔犹有余悸地说：“那只手动了，真的！吓得我直到现在心还咚咚跳呢。要不是我喊得快，你准被它抓住！”

“死人还会动？你真会吓唬人！”巴特尔仍然一动不动地朝后看。

“告诉你，有一种替死鬼，抓住你就让你替它躺在那儿，要不是我机智勇敢……哼！……”

“说不定现在我已被替死鬼换了。”说着巴特尔俯身冲着忽吉勒图呲出两排小牙，“啊”地做了个鬼脸。忽吉勒图吓得向后一仰，几乎从车上跌下来。他慌张地抓住绳子嗔怪地说：“真不该救你！”

巴特尔没再说什么，仍向后看着那越去越远的雪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抱怨地说：“要不是你大惊小怪，我一定要扫开雪看看！”

“可是你当时跑得比谁都快！”忽吉勒图反唇相讥。

“那也没你快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还想回去看看呢！”说着，巴特尔打腰里抽出一把短刀，威风凛凛地朝空中劈了一下。其实那不过是把木刀，而那挂在腰间的刀鞘却很精美，镶着不少银钉，象把真正的蒙古刀刀鞘。

这时忽吉勒图揪住牛头绳说：“你尽管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！”牛车停了，巴特尔仍站在车辕上不动。“唉，”他叹口气看着手中的刀说：“如果这是钢刀，我就敢去。可惜它是木头的。”

“我看你还是别吹牛！”忽吉勒图说，轻轻抽了一下牛，车又向前走了。

“吹牛？你看这刀上是什么？是九头赤斑蛇的血。它嘴里喷着火朝我扑来，我和它斗起来，从中午打到天黑，终于砍下了九个脑袋。”巴特尔说得唾沫星子乱溅，

他在忽吉勒图身旁坐下，又说：“那天，巴林王变成一头疯牛向我冲来，我闪在一边，就这么一刀，恰好刺进疯牛的后脑勺，就象捅进一块黄油那样……”说着，他手一挥，木刀砍在老牛的尾巴根上。老牛悠闲地将尾巴一甩，甩了巴特尔一脸稀牛屎。这下子他一句话也说出来了，只是不停地用袖口擦脸，一口接一口地吐掉溅进嘴里的粪沫。忽吉勒图笑得肚子都疼了。好半天才忍住不笑了，他一边帮助巴特尔擦干净脸一边神秘地说：“我们不能动那堆雪，不然要破坏犯罪现场，懂吗？警察叔叔都是凭脚印、指纹什么的捉坏蛋，电影上就是这么演的。”

“那咱们应该……”

“应该赶紧告诉公安特派员哈斯叔叔。你看，都快变天了。”忽吉勒图仰望着太阳，太阳周围有一层雾蒙蒙的晕圈，“一会儿碰到去公社的人，让他捎个信儿。”

“嗯！”巴特尔赞同地点头，又皱着眉头问：“你说，这个人是谁？又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猜他不是本地人，恐怕是迷路以后冻死的。”巴特尔把刀装回鞘里自信地解释说。

忽吉勒图默默地望着前方，怀疑地摇摇头……

又是一件怪事

铜壶蹲在炉子上，哼哼唧唧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民歌。

巴特尔送完苇子，回到家里，和达尼亚阿爸、吉玛阿妈一起围坐在炉边喝茶。他捧着香喷喷的滚烫的奶茶，守在烧得通红的牛粪炉子旁，听着外面呼啸的寒风，觉得舒适极了。

一阵犬吠盖住了风声。随后，“嘎”地一声，一辆车停在蒙古包外。巴特尔紧跟着阿妈跑出去看狗，一眼就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正从吉普车上下来。“哈斯叔叔！”他立刻迎面跑上前，边跑边高兴地喊道。

哈斯和阿妈打过招呼，立刻拍拍巴特尔的后脑勺说：“走，领我们到那儿看看！”

巴特尔巴不得过趟车瘾，一听这话，便连蹦带跳地朝吉普车跑去。

阿妈追着他喊：“帽子！忘了帽子！”

蒙古包里又传来阿爸的喊声：“带上吉勒柯！”

巴特尔慌慌张张跑进家，戴上帽子，又慌慌张张跑出来，朝着雪原上喊：“吉勒柯——，吉勒柯——……”

随着喊声，风雪中出现了一个黑点，象箭一样射过来。到了跟前，原来是一只尖耳朵黑狗。巴特尔领它上车后，司机小李发动了车子，驶进弥漫的风雪中。

风雪的草原象无数白龙的战场，凛冽的寒风把漫天白雪一阵阵横扫过来。吉普车绕来绕去地行驶，象一条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的小船。

风雪早就盖平了早晨的车辙；但是巴特尔常在这一带放羊，对地形很熟，所以没费多少劲儿就找到了差点翻车的地方。车刚停下，吉勒柯就从车里跳出来，兴奋地前奔后蹿，又停下，抬起后腿对着车轮撒尿。它可能以此作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的留念吧。

巴特尔下车后，四下一望，奇怪，那个雪堆怎么不见了？被雪覆盖的冰湖平平整整，看不出一丝痕迹。三个人分头寻找，又不约而同地会到一起。本来嘛，一个那么大的雪堆在这一览无余的冰湖上是不会看不见的。巴特尔急了。

“不会记错地方吧？”哈斯问。

“不会错的，”巴特尔肯定地说，“就在这儿。你看那丛蒲草，我特意记住了它。”他忽然看见雪中埋着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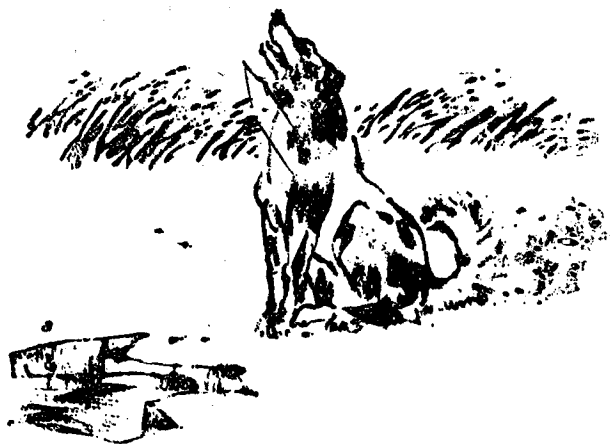
么，走过去伸手扒了两下，拔出一束苇子，他抖落那上面的雪说：“看，这还是我扔的呢！”

哈斯和小李不约而同地环视四周，附近除了他们的脚印没有别的东西。

小李打趣地说：“恐怕那人被你们的牛车压醒后，站起身拍拍屁股回家了。”

巴特尔带着哭腔说：“他没回家，真的！走出好远后，我回头看时，他还一动不动地躺着呢！”说完，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
哈斯忙安慰他说：“别着急，也许是谁喝醉酒，摔下马冻死了，他家里人把他找回家了。回去调查一下再说。”



巴特尔抬起头，脸上逐渐露出笑容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他是冻死的。真是英雄所见……所见……略同！”

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打断了巴特尔的话。他竖起耳朵听了听，说：“是吉勒柯。怎么跑出那么远？”

三个人寻声而去，穿过一丛丛浓密的苇子，前面又是一片开阔的湖面。吉勒柯正在湖心，用前腿支起身子，蹲坐在后腿上，仰着头对着浓重的雪云发出一声声拖长的哀嚎。他们加快脚步跑过去，看见吉勒柯面前是一个冻住的冰窟窿。他们在冰窟窿周围蹲下，哈斯掏出折刀，用刀柄在冰面上轻轻一敲，一层薄冰被打开，下面是黑沉沉、缓缓流动的冰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巴特尔问。

哈斯和小李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回答。他们各自的目光似乎都在询问对方：“难道尸体被人投入了冰窟窿？……”

受伤的小马驹儿

几天后，巴特尔家搬到离大队部较远的草场上，每天需要和忽吉勒图一起赶牛车去大队小学上学。

这一天，巴特尔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三竿子高了。他用热奶茶泡冻羊肉，匆匆吃了早饭，看见远远来了一辆牛车，抓起书包就往外跑。刚出门，一头撞在阿妈肚子上，把她端的牛粪撞撒了一地。阿妈丢下簸箕，一把揪住他，瞪着眼睛生气地数叨开了：“又往哪儿跑？勾魂鬼来了？看你这样儿，脸不洗，腰带也没系好。给我回去！”她用手指在巴特尔脑门上一戳，巴特尔踉踉跄跄地跌进了蒙古包。

他飞快地从桌下抽出脸盆，倒了水，用手捧起水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，不知从哪儿抓出一条毛巾一擦，就又抓住书包跳起来。那张小黑脸儿只有鼻子周围洗白了，看起来象一匹白鼻梁的黑马驹。

阿妈倒也不在乎他脸洗得质量好坏，头也不抬地

下了第二道命令：“把牛犊放了，赶到北边去！”

巴特尔不敢怠慢，不过轻快的步子一下子变得沉重了。他向拴牛犊的车走去，把牛犊一头一头解下来，朝最后一头牛犊屁股上踹了一脚，把牛犊朝北赶去。当牛犊赶出三十步远时，忽吉勒图的牛车到了。他晃动着小鞭子，欢快地喊：“喊哧咔嚓，呜——火车小站不停，旅客们快跑！”

巴特尔朝犊群扔了块牛粪，返身去追牛车。可是背后又响起阿妈严厉的声音：“回来！”

巴特尔只得跑回来。他知道阿妈又要让他捡烧茶做饭用的牛粪。一边嘟囔着：“人家都要迟到了……”一边不情愿地接过阿妈递过的粪筐，转身又跑。他本指望阿妈会忘记这事，可是她的记性总那么好。

“要捡布和图秋营盘上的，那儿的粪干……别净拣冻牛粪！……”阿妈的声音追上他，使他心烦意乱。“实现现代化就好了，那我就再也不用捡牛粪了。”他想。不过，当他追上牛车时，一切烦恼都没了。两个孩子总算坐到了一起。忽吉勒图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今天套的是金巴的杂种牛，马力可足了。现在换高速档。”说罢，他左手握住一个无形的把手，上下左右一阵乱推，同时右手举鞭抽牛，嘴里不住地叫喊：“加大油门！……哞！驾！……”在他想象中，开火车和开汽车是一样的。

黑牛加快步伐，终于拉着牛车在铺着一层薄雪的山坡上跑起来。两个孩子嘴里学着火车的节奏，兴奋得手舞足蹈。黑牛跑累了，伸直脖子，“哞”地长吼一声，在孩子们听来，这仿佛是火车的长鸣。

“噢！火车到站了！”

“到北京喽！”他们欢笑、喊叫，高兴极了。

过了一会，牛越跑越慢，忽吉勒图也不再抽牛了。他感慨地说：“要能坐一次真火车就好了！”

巴特尔接碴儿说：“那怕看一次也好哇！”他的手一下子碰到身旁的粪筐，立刻变得愁眉苦脸，“别提火车了。你看，我放学还得捡牛粪呢！”

“城市里都烧煤气，你知道吗？可好了，一点就着。”

“咱们有煤就行了，一车煤烧一年，省得天天捡牛粪。”

“那可不，捡牛粪是世界上最烦人的事儿了！”

牛车翻过土坡，坡下趴着一匹黄马驹。它看见牛车过去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接着又颓然倒下。孩子们停住车，走到马驹身旁。

这马驹显然被狼咬伤了，后腿被撕下一大块皮肉，伤口的血已经凝住了，粘着泥土和草叶。它全身不停地颤抖，睁着大而忧伤的眼睛，惶惑不安地瞅着两个